



# 嫁给鬼子

赵德发 著

# 嫁给鬼子

赵德发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嫁给鬼子 / 赵德发 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229-06041-1

I. ①嫁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98071号

## 嫁给鬼子

J1AGEIGUIZI

赵德发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重庆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陈建军

主 编: 施战军

责任编辑: 张好好

特约编辑: 袁 强 黄卫平
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张 颖 魏依云

封面绘画: 车前子

装帧设计: 主语设计

---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cqch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5.25 字数: 180千

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序

《大地之魂》书系，集合了堪称当今文坛最为优秀的男作家的代表性作品。他们大都是乡村经验的记述者，即便以城市为生活背景，也不时隐约透出乡土的根脉。

现代时期中国的“大地之魂”，首推鲁迅。1928年，台静农把自己起名叫《螻蛄》的第一部小说集书稿送给鲁迅审读，出版时听从鲁迅的建议，把书名改为《地之子》。这一改，朴实依然留存，但是质地变得阔大深厚。“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，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”而有人仍将“乡间的死生，泥土的气息”移到纸上——鲁迅的评语几乎涵盖了所有“地之子”写作的气场。

家园生态、时运流变、身世遭逢、民族性格……承载着一切，依地而生的人，在其中存活，在其中困惑，也在其上立身，更在其上行路。

那些不朽的文字，由鲁迅、台静农们，写作在城中，扎根在地底，敏感多汁、壮硕坚韧的枝干伸向浩茫人间和风云天际。

“他终于还是一个‘人之子’”，鲁迅在1924年底谈到既为“神之子”又是“人之子”的耶稣。我们不妨这样揣摩：平凡的“人之

子”，都是立“根”于地，缘于父母所生亲情所系的生命；又因为秉持“信”，既亲和家常又超拔不渝。我们不一定非要将这看成鲁迅的自况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此想象鲁迅。

有“根”，才称得上“地之子”；有“信”，才称得上“人之子”。“根”“信”兼备，才配得上“大地之魂”。

这样说来，读者方家也不一定把每一部小说看成“地之子”并“人之子”的赓续、创新之作，但是，诸君尽可以从中各自寻绎“地”之大者、“魂”之立者。
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著名评论家 施战军  
二〇一二年初冬于北京

## 目 录

嫁给鬼子 / 1

入赘 / 39

通腿儿 / 71

闲肉 / 86

窖 / 104

匪事二题 / 136

选个姓金的进村委 / 147

杀了 / 158

生命线 / 175

针刺麻醉 / 190

转运 / 206

路遥何日还乡 / 221

## 嫁给鬼子

一切的改变都从那个越洋电话开始。

那天晚上，正在堂屋看电视的高秀燕看看表快到九点了，就回到自己住的东屋准备给吴洪委打电话。从日本回来之后，她和吴洪委约定每天晚上九点通话，雷打不动。一般是高秀燕打给吴洪委，因为高秀燕在家能拨17909，省钱，而吴洪委那边只是北京的一个街头公用电话，要用卡的。高秀燕九点拨过去，如果占线，就说明有人用那个电话。但电话亭子旁边，肯定是站着她的未婚夫吴洪委。吴洪委在一个科研所当花工，这电话就在单位的大门旁边。他等电话的时候肯定会一边搔着后脑勺，一边抽搭鼻子。这“驴熊”从小就有这坏习惯，虽然他的后脑勺没长牛皮癣，鼻子也没有炎症。等到第二次拨号，第三次第四次或第五次第六次拨号，那边终于不占线了，吴洪委的声音会像一根尖尖细细的虫子钻进她的耳朵眼里：哎是我！哎是我！高秀燕这时往往会说：谁还不知道是你？我教你一万遍“毛西毛西”了，你就记不住！吴洪委便笑：那是鬼子接电话用的，咱中国人干吗说它？高秀燕说：你这个人呀，活一万辈子也洋不起来！吴洪委说：咱生来就是个土命，要那份洋干啥呀。像你，在日本两年，不是还得回来么？像我，在北京也两年了，不还是个民工么？再过一个多月，咱俩不还得跟老辈人一样，在菟丝岭办

喜事，生儿育女么？这话说得高秀燕没了脾气，便转移话题跟吴洪委商量结婚的诸多事宜：何时去乡里登记啦，何时去照婚纱照啦，请谁当伴娘啦，新房怎么布置啦，等等。但往往是说着说着，吴洪委那边不吭声了，光喘粗气光抽搭鼻子。高秀燕便笑骂起来：你个驴熊，又想好事了是不是？吴洪委便叹口气道：哎呀，什么时候盼到那一天！高秀燕说：到那一天也不给你。吴洪委哼一声道：等到上了床，还由得了你……到这个时候，高秀燕也有感觉了，便说：甭说了甭说了，挂了！挂上电话，她再回到堂屋看电视，节目再好也看不下去，因为耳边老是有吴洪委的声音，身上老是燥热难耐。

这天晚上高秀燕等到九点，刚要去摸电话，电话却突然响了。她抓起来一听，里面一个女人说：谁呀？高秀燕说：你是谁呀？那女人说：我是马玉花。原来是娘在堂屋里也接了电话。从日本回来，为了给吴洪委打电话方便，高秀燕便扯了一根线，在自己屋里安了分机。她和爹娘约好，如果是外边打进来，谁都可以接的。这时她说：娘你放下我接！娘在那边就放下了。她对着电话说：哪一位？电话里便有一个男人说：空帮哇！原来是个日本人说“晚上好”。高秀燕急忙也说：空帮哇！对方说：高——秀——燕？高秀燕听到这，眼前马上闪现出一张黄瘦黄瘦的脸，紧急调动脑子里储存的并不太多的日语词汇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我是高秀燕，你是，你是池田先生吧？池田说：是的是的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高秀燕问：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池田说：咱们分别好多天了，我想念中国朋友呵！高秀燕心里便笑：鬼子也真会说说话。他还会想念中国朋友？是想咱再去他手下打工，受他的呵斥叫骂吧？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说：阿里嘎刀（谢谢），阿里嘎刀。池田这时又说：高秀燕，这里的樱花开了。高秀燕立即想起曾在那个日本小镇上见过的一片花海，觉得心里最柔弱的地方突然被一根指头挠了一下。但她马上想，再好也是人家的。她想说：俺这里的桃花杏花开得更早。但她不会用日语说这话，只好应付道：摇希（好），摇希。接着，池田便和她说起小镇上的其他东西，高秀燕听不太懂，但她知道池田在一样样地夸耀。她记得那个小镇的春天，更记得前年春天刚去日本时和几个工友去看花，因为迷



路误了上班时间，让池田拉长着黄脸臭骂了一通的经历。想到这里她有些心烦，再想到吴洪委在北京正等她的电话，便耐着性子又听了几句，然后说：对不起池田先生，我这边有事情，以后再联系好吧？池田便说：丝米马丝恩（对不起），撒摇拿拉（再见）。接着挂了电话。

高秀燕连话筒都不放，接着给吴洪委拨电话。接通后听见吴洪委急猴猴地说：哎是我！怎么才打过来？都九点十八了！高秀燕笑道：九一八事变，鬼子来了。吴洪委说：哪里来的鬼子？高秀燕便把池田打电话的事情讲了。吴洪委说：他给你打电话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吧？高秀燕说：他就是没安好心，也隔了个大海，还能把咱怎么样。吴洪委说：也是。接着就和高秀燕说起了别的事情。当然，说到后来他照常喘粗气抽搭鼻子。

跟吴洪委通完话，高秀燕没再去堂屋看电视，也没再回味吴洪委那撩人的声音，而是躺在床上回想起她在日本的一幕一幕。工友们说得对，在日本的两年真是终生难忘。现在高秀燕只要一闭上眼睛，便能看得见工作台上的鱼血鱼肉，闻得见那直钻脑门的腥气。她们从事的是鲜鱼解体作业，两只手从早到晚泡在水里，下了班到浴室里怎么冲洗也去除不了那浑身的腥味儿。这在日本被称作“3K”工作，就是脏、险、累三类，日语发音都带“K”音，日本年轻人不愿干的。人家不愿干中国人却愿干，于是就有了“赴日研修”这种变相劳务输出。虽然工资比日本工人不知低多少倍，却争得打破脑袋，县里每年派出的几十个名额，让无数年轻人眼红心动。高秀燕她姨千方百计托关系，整整等了两年，才让高秀燕跨出国门成了一名“赴日研修生”。现在，她“研修”完了，带回的165万日元存在县城的银行里，她在菟丝岭也成了响当当的人物。许多的农家宅院经常传出一句话：有本事，也学高秀燕挣日元去！高秀燕想：难怪众人眼馋，掐着指头算一算，菟丝岭能有几个人挣回这么多日元？除了高秀燕没有第二个呀！所以说，在日本吃的那些苦，受的那些气，都算不了什么了。

然而她没想到池田会打来电话。这个老鬼子，两年中没给中国打工妹留下多少好印象。他管理一个车间，只要一上班，那张黄脸就到处游

动，谁的手底下出了质量问题也逃不出他的两只黄眼蛋子。有一回加工玉筋鱼，高秀燕切的鱼片稍稍大了一点儿，池田便冲她大发雷霆，让她重新切过并通过翻译宣布扣她两天的工资。为这，她下班后哭了一场，连饭都没吃。但这老鬼子在技术上真有两下子，经常给工人做示范，往工作台前一站，手飞刀舞，那活儿真叫一个漂亮。听说就因为他技术硬，监工严，加工厂老板对他特别赏识，工资是日本职员中最高的，一年能领600万日元呢。不过他老婆常年有病，在高秀燕她们临回国的时候去世了。最后中国打工妹离厂集体合影时，池田刚料理完老婆的丧事回来，那张脸更黄更瘦，送别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高秀燕想：也真是奇怪，他两年中对打工妹从没说过工作之外的话，今天怎么打来了这种电话，又是想念朋友又是花花草草的。也许是他死了老婆觉得寂寞，就找出打工妹留下的通讯录打电话排遣一下。不过，你寂寞了可以找日本女人拉呱儿，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干啥？这老鬼子！

墙上就挂着那幅大大的合影照片。高秀燕伸长脖子凑上去看看，便找到了站在人群边上的池田。与几十位年轻的中国姑娘们相比，他显得老里老气，猥猥琐琐。

高秀燕不屑看他，便跳下床来，趿拉着从日本带回来的木屐又去了堂屋。她爹高世连白天下地干活累了，已经在床上打起了呼噜，她娘马玉花还在看电视。马玉花看看闺女脚上，又抬头看看闺女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说：燕燕你天天穿这呱嗒板子，脚不冻得慌？大高秀燕撇着嘴说：跟你说一万遍了，这叫木屐，日本木屐！什么呱嗒板子，土死了！马玉花知道自己犯了错误，连忙检讨：噢，木屐木屐，看我这记性！自从闺女挣了大钱回来，马玉花和闺女说话都是小心翼翼——闺女成了财神，今后家里的大笔开销还指望她呢。

马玉花看几眼电视，又小心翼翼地问闺女：燕燕，刚才是谁的电话？高秀燕说：日本鬼子的。马玉花立即瞪大了眼睛：日本人打来的？他能把电话打到咱家？说着，那一双粗糙的老手便伸向旁边桌子上的电话机，想摸一摸又不敢，仿佛那是个日本人的脑壳。她缩回手问：你已经回来了，日本人还打电话给你干啥？高秀燕说：拉闲呱儿。马玉花感

叹：打国际长途拉闲呱，人家到底是有钱！

接下来，母女俩一边看电视，一边说起“五一”的婚事。因为吴洪委那时放长假才能有空回来，所以他们就把手日子定在了那天。高秀燕和娘商量，到时候在村里把仪式搞了，把酒席摆了，第二天她就和吴洪委去北京旅游，游它几天，然后在北京住满喜月回来。不过，吴洪委家里的新房不能马虎，要好好地布置一下。这几天吴洪委他爹正请人装天花板，安吊灯，她得过去上上眼，别出了质量问题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她就趿拉着日本木屐往村东头吴洪委家走去。走一步“呱嗒”一声，走一步“呱嗒”一声，惹得村里人纷纷看她脚下。一个老太太看了发表议论：这呱嗒板子俺爹那辈人穿过，只不过这些年有了汽皮垫子、塑料凉鞋，就不穿了，没想到年轻人又穿起来了。高秀燕停下脚对她说：二奶奶你睁大了眼看看，这造型，这图案，跟你爹当年穿的一样嘛？这是日本的！老太太仔细看了看，瘪着嘴说：是不大一样，可反正是两块木头板子。高秀燕不屑和她争辩，就昂着头，一步一呱嗒地走了。

吴洪委家的新房其实并不新，是四年前建成的，一共五间带厦檐的瓦房。本来，这房子落成后吴洪委和高秀燕就打算结婚，但高秀燕的姨来说了出国打工的事，而且强调出去的人必须未婚。高秀燕便说：那就不结了，等到从日本回来再说。吴洪委只好依着她，同意等下去。不过，在等待出国的两年里，他们其实已经把婚结了。那些数不清的夜晚，有月亮的，没月亮的，下着雨的，刮着风的，他俩都是在这座房子里度过的。他们也不怕村里人知道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反正他们早晚要做夫妻的，是不是？在那两年里，高秀燕还怀过一次孕，后来去县城医院流掉了。骨肉分离，那是让她啥时想起啥时掉泪的一桩大事。所以，现在高秀燕一走进这个院子，心里就像揣了一碗煮沸了的醋，又热又酸。

几个从外村来的民工正踩着梯子吊天花板，吴洪委的爹吴二结巴正仰着老脸在一边监督。看见儿媳妇过来，吴二结巴带着一脸的讨好表情问她：你你、你快看看，怎、怎、怎么样？高秀燕憋住笑，背着手转了

两圈，然后指出有一处接缝太宽。吴二结巴立马说：是、是太、太宽，返返返、返工！

高秀燕没再看出别的毛病，就站到了她和吴洪委无数次睡过的那张木床前边，仿佛又听见这木床发出的急促声响。她想，等吴洪委回来，一定去县城商店买一张高级的席梦思。对了，还要买大彩电、大冰箱、大立柜、大沙发等等的一切。反正，新房的布置一定要在全村拔尖。吴洪委拿不出钱来，我拿！我就是拿出三万也只是全部存款的四分之一。我高秀燕结婚，太寒碜了行吗？

视察完了新房，高秀燕又一步一呱嗒地走回家去。眼下正值春耕大忙，爹娘都下地干活去了，但再忙她也是不会去的。虽然在日本干的工作比庄稼活儿还累，但她觉得菟丝岭的土地已经离她很遥远了，现在让她下地干活心理上真是适应不了。

她打开电视机，抓起一把瓜子，一屁股坐到了凳子上。

晚上九点，她照常给吴洪委打电话，说了白天去看新房的事情。吴洪委这驴熊想象力太丰富，又勾画起日后将在新房里发生的场景，弄得高秀燕热血沸腾，让她放下电话后好大一会儿还是不能平静。

这时，电话突然响了。她拿起一听，又是池田在说：空帮哇。她刚要回话，娘在那边说：说啥？你说啥？高秀燕没好气地说：这是池田！娘你把电话放下！

池田这次的电话用语还是很客气，又是打扰了，又是对不起。高秀燕不冷不热地说：池田先生，你接连打电话给我，有事吗？池田说：是的是的，有事。高秀燕说：那你说吧。池田说：你在日本的时候，我没能陪你出去玩玩，实在抱歉。但愿今后还能有机会，陪你在日本各处走一走。接着，他说了许多地方，高秀燕模模糊糊听出有一处著名的温泉，一处著名的海滨浴场，另外还有富士山，还有东京。

高秀燕听着听着伤心起来。在日本打工时，除了那个小镇，姐妹们谁也没去别处游玩过。也不是没有时间，周末一般都休息，但大家觉得日本消费水平太高，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不能乱花。直到两年过去，要回国了，有人提出在东京上飞机之前无论如何也到市里看一看。因为

她们来时就没看过，下了飞机是直接让厂里的车拉过来的。然而真的等到回国的日子到来，她们归心似箭，最终还是直接去了机场。

高秀燕听不下去，便打断池田的话说：你讲这些，是在涮我吧？这个“涮”字她用的是汉话，池田听不懂，问是什么意思。高秀燕说：就是故意让我难受！池田连忙说：不不不，我是真心的，真诚的。高小姐，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讲。但是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讲了之后你不要向别人讲，尤其是不要向你那些工友们讲。好吧？高秀燕说：你讲吧，我答应你。

听得见池田在那边接连咽了几口唾沫。之后他吞吞吐吐地说：高小姐，我要向你讲的是……我喜欢你。

高秀燕先是一惊，接着笑了：你喜欢我？喜欢我啥？

池田说：喜欢你的年轻，漂亮，还有聪明。我告诉你吧，在咱们共事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，只是不能向你表白。后来，你知道的，我单身了。所以，现在我想问问你……你，能不能做我的第二任妻子？

高秀燕一下子愣了，她把脖子挺得笔直，半天没有说话。她想：老鬼子真会开国际玩笑，我高秀燕马上要跟吴洪委结婚了，怎么会去给你当妻子呢？你一个四十多岁的半大老头，听说还有个十岁的“考岛毛”（小孩），让我去做第二任妻子，用中国话说就是填房做后娘，咳，你也真是瞎了狗眼！她本想在电话里骂鬼子一通的，考虑到出国培训时老师讲的“国际影响”，就忍住气说：池田先生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对不起，再见。说罢就扔下了电话。

去了堂屋，高秀燕的嘴角上还是挂了冷笑。马玉花看见了道：你笑什么？那日本人说啥啦？高秀燕说：这老鬼子说，他要娶我。马玉花腾地站起来：是吗？咱可不能答应呵！你答应了咱怎么跟吴家说话？你走了我见不着闺女咋办？说着说着话音里就带了哭腔。高秀燕皱着眉头道：你看你，这么大年纪了还一点儿也不沉着！他说娶我就娶了？他以为他是当年打到中国的日本鬼子，想要花姑娘了就要？嘁，痴心妄想嘛！

马玉花放下心来，重新坐下。她打量了几眼闺女，小心翼翼地说：

燕燕，你在那边，是不是跟人家有什么事儿？高秀燕立马火了，圆睁杏眼道：娘你说这话可要负责呵！他一个半大老头，我跟他有事儿？哼！哼！马玉花赔笑道：燕燕你甭生气，就当我没问好不好？不过你跟我说说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高秀燕把嘴撅了两撅，把池田的大体情况说了说。马玉花听罢，把嘴咧了几咧，用一句话做了总结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

回到自己屋里，高秀燕上床睡下，在自己年轻的身体上摸了几把，也同意娘的这个结论。她想，池田就凭他那张黄脸，那把老骨头，还对我有想法，也真叫人恶心！呸！呸！滚你妈的蛋！

她猛地翻一下身，想着吴洪委睡过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醒来，她照常赖一会儿床。这时娘拍拍她的房门说，燕燕，今天我想去看看你姨你兄弟，咱娘俩一块儿去吧？高秀燕正觉得在家里憋闷，马上答应道：中！接着起床，吃饭，化妆。这空当，娘准备好了进城带的东西：给儿子叠了一包煎饼，给妹妹掰了半篮子香椿芽。高秀燕换好衣服出来看看，说她姨的东西少了，等进城再买一点儿。马玉花说：你真该好好孝敬你姨，不是人家操心，你还能去了日本？这话高秀燕不知听娘说过多少遍了，但她从没听烦，因为娘说得很对。

在村头等到一辆中巴班车，母女俩上去，半个小时便进了县城。县一中的高三学生星期天也上课，到那里等了一会儿，等到下课铃声响起，高秀燕才从蜂拥而出的学生堆里喊出了她的弟弟高瞻。高瞻比母亲和姐姐高出一大截，跑过来弓着腰跟她们说话。母女俩你一言我一语，向高瞻问这问那，嘱咐东嘱咐西。看看又要上课了，马玉花把煎饼交给儿子，又从兜里掏出50块钱给他。高秀燕看看钱，再看看弟弟，一脸豪气地说：高瞻，你好好学好好考，等上了大学，学费算你姐的！高瞻急忙点头哈腰：老姐真好！老姐真好！我一定听你的！马玉花站在一边，听姐弟俩这么说话，一只手早擦到眼睛上去了。

从一中出来，高秀燕到路边商店买了一箱牛奶提着，和娘去了位于县城中心的工会俱乐部。高秀燕的姨马玉枝在那里当会计，姨夫闵大河当体育教练。在高秀燕眼里，闵大河高大魁梧，四肢匀称，绝对称得上

标准的男子汉，然而她姨总是瞧不起他。高秀燕有一回问：姨，你瞧不起他，当初为什么跟他搞对象？马玉枝悔恨地说：你姨那时候是瞎了眼，光看见他那一身肌肉。可是在这个社会里，肌肉能值几个钱？值钱的是权力，地位！别的不说，闵大河如果能干上个局长，我能住这两间破破烂烂的小平房？

这两间小平房确实不咋样。高秀燕和娘走进去，觉得掉屁股都困难，只好坐到占据了外间一半面积的那张沙发上不再动弹。茶几上早放了一盘苹果，马玉枝将一把刀子塞到高秀燕手里，让她自己削了吃。高秀燕一边削苹果，一边亲亲热热和姨说起话来。她先问上初中的表弟干什么去了，马玉枝点着一支烟说：打球去了，真是他爹的种，见什么球都亲。高秀燕又问姨夫，马玉枝恨恨地说：你姨夫八小时之外倒是不打球，可他迷上了打牌，平时都通宵打，周末更是猖狂。唉，人要是想上进了，连一摊狗屎都不如！马玉花忍不住说：玉枝，你也别不知足，你说燕燕她姨夫这不好那不好，总比你姐夫那个土庄户强吧？你除了房子耍一点儿，俺看别的都怪好！马玉枝说：姐，你就没听说过这句话？到哪山砍哪柴。我要是生活在农村就罢了，这是在哪里？在城市呀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人家有钱的都到了什么程度？换大房子，买小汽车，送子女出国留学。他闵大河整天假装看不见，除了打牌就是打牌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唉哟，唉哟，真是要命！马玉枝说到这里，两手捂胸，双眉紧蹙。

高秀燕见姨难受，便有意转移话题，说她染了黄头发真好看。马玉枝抬手抚弄着发梢说：唉，快四十的人了，还能好看到哪里去。都是闵大河把我的青春给霸占了，不然的话，我的生活质量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！说到这里，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一声。她拿起来看看，一声不吭地按来按去。马玉花诧异地问：你怎么不接电话？高秀燕说：人家这叫短信，打字就行了，不用说话的。可惜咱乡下信号不好，好的话我也去买部手机！

马玉枝发完短信，抬头问高秀燕的婚事筹备得怎么样了，高秀燕说：差不多了。马玉花道：燕燕快结婚了，想不到有个日本人要插杠

子。高玉枝问：日本人插杠子？插什么杠子？马玉花就把从闺女嘴里得知的情況跟妹妹说了。马玉枝听罢，用夹着烟卷的一只手指着高秀燕问：这事是真的？高秀燕点头道：真的。马玉枝说：外甥女，你福大命大，你千载难逢的大转折来了。高秀燕问：姨你什么意思？马玉枝拿手指敲着高秀燕的额头道：丫头你也是二十六七的人了，这意思还用我讲么？跨国婚姻，这是他妈的多少人做梦都盼不来的，你倒是遇上了。你别的甭说，赶快抓住这个机会！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

马玉花却沉下了脸。她对妹妹说：她姨，你是说燕燕应该嫁给那个鬼子？他那么大年纪了，又是二婚，燕燕过去就给人家当后娘……马玉枝打断他的话说：人家如果年轻轻的能要咱？咱看他年纪干啥？看他二婚不二婚干啥？咱看的是这跨国婚姻的含金量！含金量你懂不懂？嗯？燕燕嫁过去，别墅有了吧？小汽车有了吧？大把大把的票子也有了把？燕燕别看你出去挣了十来万块钱，可那些钱能派多少用场？连一辆像样的小车都买不起！那鬼子有个小孩？有小孩怕啥？已经十岁了，再过八年就自立了，跟家庭没有关系了。所以我郑重地劝你，当机立断，赶紧跟姓吴的吹了！你想想，跟了他能有什么前途？一个打工仔，一月才挣五百块钱，以后能养家糊口吗？

这番话说得高秀燕目瞪口呆。她想她姨不愧是个当会计的，把账目算得如此清楚。高秀燕想，这种计算是有道理的，这道理是金钱的逻辑。可是这世界上还有情和义的逻辑。我和吴洪委已经好了七八年了，什么事情都做了，眼看就要正式结婚了，怎么能跟他提出散伙？

马玉枝看出了外甥女的犹豫，接着说：燕燕，有位名人说得好，人一生中都有最关键的几步路，走对了就是幸福，走错了就是痛苦。对此我的体会太深了，今天给你现身说法吧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初我谈恋爱的时候，除了闵大河，还有一个人追我。那个人干瘪溜瘦，我一看觉得恶心，就叫你姨夫的那身肌肉吸引去了。可是你猜怎么着？十年之后，那人成了一个局的副局长，而且分管人事，送礼的挤破门，老婆孩子出门都坐小汽车。可我呢？我只能骑自行车。闵大河的肌肉给我带来了什么？带来的是低贱，是屈辱！他的肌肉连旧棉花絮都不如！孩子呀，以



你老姨为鉴吧！

高秀燕突然笑了：姨，你这一课上晚了。我已经拒绝了人家。

马玉枝指着她说：傻丫头傻丫头！哎，你什么时候拒绝人家的？

高秀燕说：昨天晚上。

马玉枝说：那还有挽回的可能。你想他昨天晚上被拒绝，今天就能马上找了别人？你有他的电话吧？有？那就好。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说你同意嫁给他。快，现在就用我的电话打，打，你打！说着，就拿起桌子上无绳电话往高秀燕手里递。高秀燕觉得这么转折也太快了，两手推着电话说：姨，我回去考虑一下，晚上再打也行。高玉枝瞪着眼睛说：你可一定要打啊！说到这里，她的手机又响了，她又拿起来忙着发短信。

这时候，坐在一边的马玉花却抽抽搭搭哭起来了。高玉枝发罢短信问：姐你哭啥？马玉花说：我是害怕，燕燕真要跟了日本人，俺就见不着她了。说着，竟扑到闺女身上大哭起来。

马玉枝将膀子一抱，撇着嘴说：姐我不是说你，看你这样儿，就是到不了大处！闺女走了就见不着了？那日本还有多远？不就隔个海吗？周总理早就说过，那叫“一衣带水”，像裤腰带那么宽，说过去就过去。到那时候，你坐着飞机飞来飞去，看你感谢不感谢我！

听了这话，马玉花果然不哭了。她放开闺女，不好意思地破涕为笑。

马玉枝看看表，摇头道：光顾说话，忘了做饭了。说罢，就去了小院东边的厨房。马玉花也跟过去，摸过一把芹菜择了起来。

堂屋里只剩下高秀燕一个。她脑子里装了马玉枝灌输的那些东西，一时消化不了，又是涨又是疼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她一遍遍地问自己。问题虽然没有答案，但她清楚地意识到，自己已经站在一个岔路口上了。

茶几上的手机响了。高秀燕好奇地拿起来看看，上面提醒有一个短信。她摁开看看，有这么一行汉字现了出来：你的嘴上功夫让我销魂蚀骨。高秀燕想：老姨能说会道，嘴上功夫确实不错。你看，这人还专门